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　普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鬭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懐徠閩浙混一諸夏大

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無定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度外置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勁敵百餘萬之生聚飛輓

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麗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句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内地先困邊境早凉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冐寵以

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葢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
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
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歸仁四夷
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
民動衆賫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
弔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
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

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茍至于此爲之柰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効惡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群情俾姦僞之心于兹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尚聞尸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禄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

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柰皇情而莫惻

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

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悖亂之謀生遠人犯邊之計天時

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

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

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灾之望才經旬

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

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眞僞

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

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曰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下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録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攙搶為天棓音棒又曰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

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晻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饑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闚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凡諸國不見齊侯使禳之禳以術禳

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焉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主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穢惡彗星不可禳也

唯有聖德可以禳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黄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政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禳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敵人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梁武帝居江南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

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青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謟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由正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謚為謬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望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

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陛下已有如此

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

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

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遂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

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

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

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群生造業隨緣有近

于感抬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
明徵臣又竊聞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
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
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灾不滅臣今誠懇思
達晃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
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
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兹情抱實有感傷乞于
閑暇之時伏望畧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

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虚受恩榮旣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禄位伏況前代每逢灾變必先册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

言然尸禄曠官憂慚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令輙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寛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寛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惟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温胡顔立侍從之班無勢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

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
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
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體者四今為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
下弛張慮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
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
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
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

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廻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内亦俟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

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
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
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
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欲結其歡
心永息其遠念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盟亦
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
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
成功動無遺策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

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悦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茍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恵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邉鄙唯務廣於徳業武有七

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遐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茍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

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内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遠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圖鈍兵挫鋭爲可惜葢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

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

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録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有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廻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

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
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
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
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
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駮詔
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
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
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

憲葢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尚給事中得以封駮則詔勑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宫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

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毎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目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因依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

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縶一輕因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静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静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静謂持重應動而静則養寇以生姦應静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静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覘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貫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

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匈奴擾邊陲親迂革輅今兹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玁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内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歛勞頓斁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旅未亂未煩强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

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悦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涣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

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遐方遠地得之甚難勁敵雄圖散而復聚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葢事有可進

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借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仍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

以不精故曰差若豪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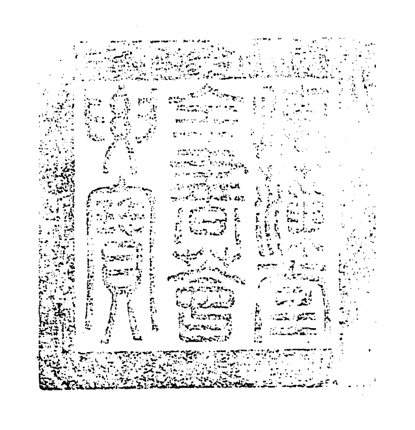
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
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
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為我有者蓋有不足也
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
頻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
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
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
料而知也敵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

勝若重之謹之則遠人知所懼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

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勝負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遠人末也中夏內也遠人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疎方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苑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

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遠謀之計勁敵思吞之衆約之與屈膝在術内爾

宋文鑑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二 四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六十五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　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盖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

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
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
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
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
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絶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
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
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
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

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
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
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
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冤之殘害父母之體
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戮漢祖既入關蕭何
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
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椓黥
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

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㪅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来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刼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略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

息置之闤闠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
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
蜀部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
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令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令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
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臠截斷割然後就
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
中寄居壽春縣見廵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盗

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誡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兒懲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刑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

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盖慮傷其命故于
令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
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
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
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令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
德皇帝平之而絶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鼔舞方保其生
死亦無怨令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剖心剒脛
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

必亦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

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
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
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
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
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
不報俄忝內庭無駮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勑書雖無
報於朝廷葢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
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

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邉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令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過老生之

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犯邉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勑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荅只

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令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

末豐然而擊河東備北方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

皆為空言臣所以不敢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户一員令司門員外郎孫貢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令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暐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税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税減于曩日也問其人

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

擇人士君子行修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来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私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没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

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
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
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
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
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為之旨授官令則幕職州縣而
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
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
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

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耻格之風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勑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来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

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

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厚生民若以嗣位之

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

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
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
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
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
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
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
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
識者以垍為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

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輟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

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

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輙議國經葢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輙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寛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伏覩聞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賔客是疑大臣以私

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内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令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觧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禄去公室國祚衰季强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

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按通典敘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令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

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
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
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
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
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
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
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
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

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叙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内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王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群官先入次東宫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次兩省官次東宫保傅次御史丞羣官夫

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
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
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
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
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
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
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況臺憲
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

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

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諫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葢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北方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葢朔方之故墟蕃人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絶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邉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殊方作梗邉邑屢

驚北人為其脅從羌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
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
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
皆無鬬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曺光實白守榮馬紹
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
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
孤壤别築清遠之一城邉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
強者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羌黨逾

威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敵人盛於遐方俶擾疆陲孳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敵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如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價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

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
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蠧逾於蟻壤
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
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
元帝能排衆多之説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
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内屬為郡固已置吏而
拊循及其稱兵搆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
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饑

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産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内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闗蕃部之族自强故能庇其種類必来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蕃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

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强况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况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

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
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
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
振賊勢自分即虛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刼
易為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
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盧山之壑令若
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絶域民思保其室家供
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

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憤茲強敵思欲剪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睢盱邉塞之外倔强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遠大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令廢棄虛州每歲更無饋餫絶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令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皆困賊

邊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邉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禄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名髦俊為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禀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還侵邉郡

軍戎擾内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

戎士思奮即名發内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

且戎人利於降附蓋廹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

信懐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

降附明立賞格厚荅戰功即賊還之腹心稍稍奔潰親

離衆叛事去運乖煢煢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庸人

耳安能與大邦為讐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

為敵情方黠其材猶豐穹廬之衆如臂使指未可以歳

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邉郡賊還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邉事及將来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邉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㩇虜軍

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盗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彦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覔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名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

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
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
里不遥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
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
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
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
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
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

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叚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

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
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
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
素無竒略即忝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
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决勝尚猶虚已以詢謀兼彼
犬戎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懐首尾之憂豈敢不顧
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
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

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從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

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神福祥春秋傳曰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宋文鑑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天書　　　　　　　　孫　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

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刼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

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
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
之說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
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
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
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
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
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宫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葢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茍進思之無補懼竊禄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籙祚洪圖於萬祀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

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槩日之前聞輟貴
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
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
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
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
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恵而憂國之
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
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梗楠竊聞天下出産之處

收市至多般運赴宫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
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
封崇頗煩經費今兹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
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内帑則積代之蓄藏百
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
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
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
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竊

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
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
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
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僘
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
温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
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
令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撅之功廣務雕鎪

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賢聖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宫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㳄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瓌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斂為要俾四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

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為陛下宜
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嗚謙大德光於千
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宗之
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
之産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
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内豙平邊隅清宴
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
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

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産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册足為炯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

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别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

黨無所開竊議之日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丞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綱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户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强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

賢俊有工部馬繕宫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别分利權持刼使額而軍須取足𤣥宗修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閤羅鳳名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税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搆然板籍根本尚在南宫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税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

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克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廹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兹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莞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戸部者蓋均一征稅之

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葢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户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達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捂刻之慮退有詳練

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
難在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隨

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
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勲舊事出非
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
畧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
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

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鄭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名
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
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三朝垂五
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
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
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
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
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宮聖慈

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幾餘閒温凉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為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況居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踈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機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

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
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
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册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
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
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聞虚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
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
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内豎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
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祆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葢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揺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甞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繈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

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
門施符術禁絶往來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
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殰率令疫人死於
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
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
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
滛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
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

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影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祆安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

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

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慘怨天禍㬥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

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賢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

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
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
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
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
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
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
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
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混

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
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
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為占據有虚
食廩禄待闕一二年者曁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
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
闕則争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
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
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

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

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内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 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内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

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
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
獄能辨究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
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
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例狀上聞並與改官
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
下審官院流内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
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内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

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壊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

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

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
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
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
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
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
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
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
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

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
濫進之極也令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
舉俸禄既廣刻剥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
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
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
陳乞如别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
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
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

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
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
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
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説
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内外朝臣各務久於
其職不為苟且之政無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
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
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名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

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彩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能爲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

之寶藏也葢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取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内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别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

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
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别問經旨十道如不能
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
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粗通施行
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
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
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
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

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
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
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
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
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
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
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
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比為至當内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

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令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令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

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

官院流内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
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
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
姓均其徭役寛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
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
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
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

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冐法受贓賖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

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
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
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
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
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
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
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
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

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便豐足簿歲俸錢尚二十貫今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

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覯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䡬運之費每歳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老弱之民困於賦

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一二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

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
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
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
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
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
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
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
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

利令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凡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

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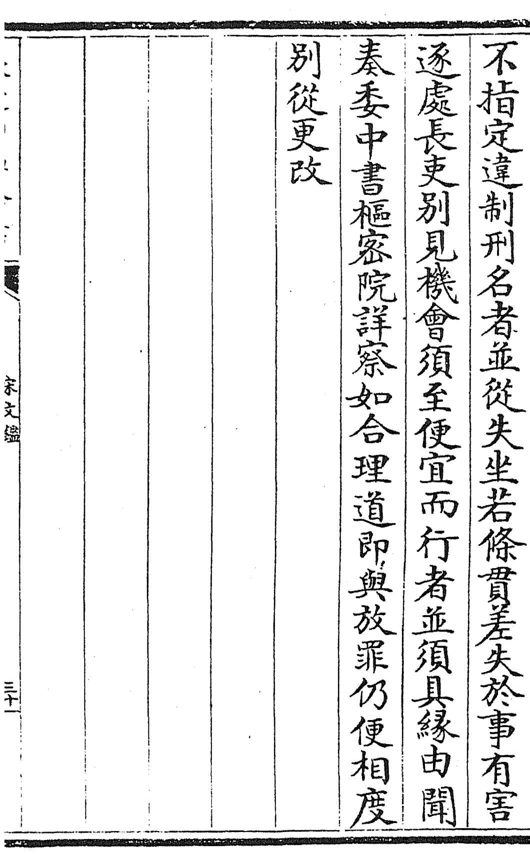
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饑

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并近輔州府名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名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名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逐効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

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覩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

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無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

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嗣删去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别降敕命令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施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施行條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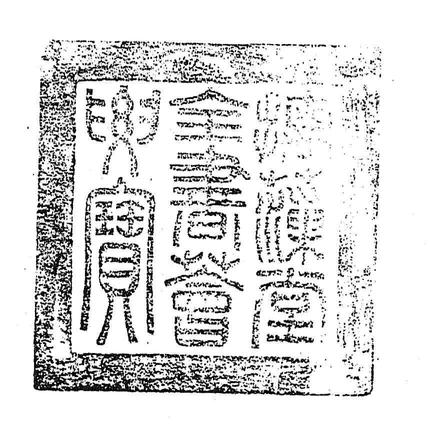
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

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

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

別從更改

宋文鑑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舉人臣張元功